

# 閩都別記

第捌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 閩都別記

第八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八目錄

里人何求纂

- |         |           |           |
|---------|-----------|-----------|
| 第一百三十三回 | 碩娘將計就計以化善 | 余豐張羅自縊而悔逃 |
| 第一百三十四回 | 陳夫人插簪變異怪  | 梅柳奶堅心結成形  |
| 第一百三十五回 | 神女懲頑六位歸道  | 玉真投案九天褒封  |
| 第一百三十六回 | 祁氏款老年叫化婦  | 王婆說早年淫蕩金  |
| 第一百三十七回 | 二夫妻不忘六女德  | 四婦人聊遂一捫緣  |
| 第一百三十八回 | 四女自盡查確禮葬  | 雙親無返祁氏心傷  |
| 第一百三十九回 | 查謙剖心換活慈母  | 拓夫誠意交結丹霞  |
| 第一百四十回  | 友交朋誑誘送枷責  | 夫才妻貌請換愚痴  |
| 第一百四十一回 | 拓天換心認接面丈  | 丹霞出醜反送身面  |
| 第一百四十二回 | 寶贈非人化官能解  | 友交有義挈眷超凡  |
| 第一百四十三回 | 鐵麻姑爲夫聘香女  | 林仁翰因壻詔倭王  |
| 第一百四十四回 | 燭陰國聽棍說大話  | 不周山望仙觀回程  |
| 第一百四十五回 | 男女仙教童斬光棍  | 夫妻翁帶幼漂溺泥  |
| 第一百四十六回 | 聽胡茄盜幽女會妹  | 停風浪品簫琴論文  |
| 第一百四十七回 | 調風音引契靈虛子  | 偷鬼句對愜太平春  |
| 第一百四十八回 | 換木腿雲程開教館  | 食人頭麻姑服番娘  |
| 第一百四十九回 | 鹿菲至誠假女歸祖  | 大妹破家漁婦重怎  |
| 第一百五十回  | 大妹苦留漁婦復業  | 鹿菲求抽靈簽遁遊  |
| 第一百五十一回 | 冒帝女鹿菲陷宦宅  | 演棋園一枝獲真形  |
| 第一百五十二回 | 一枝誘兄知夫婦道  | 鹿菲粧神伸埋沒冤  |

#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八

里人何事

## 第一百三十三回

碩娘將計就計以化善

余豐張羅自羅而悔

却說碩娘欲調虎離山先去惹動波瀾從中取事遂至碧桃房門口走來走去念曰

南山有鳥

北山張羅

鳥自高飛

羅當奈何

適余豐同二婦在後房耍樂聞碩娘在門口念來念去謂二婦曰下口未塞上口不收

走脫今

此賣俏若不羅入網內怎受其刺觸你我但此鳥豔甚羅難入網怎處丁氏曰再去劫寨何如碧桃曰前次機關識破今再去必有防備只是引他來飲酒用計將他套住便入網內丁氏笑曰此更空想他如何肯來碧桃曰如別事不來叫他飲酒賞月作詩再無不來之理今夜有月叫他來把藥酒迷倒便成事丁氏曰不必去他未必肯來余豐曰定不得舉吏部好酒入鄰家盜東方朔愛桃至瑤池偷因其所好豈避嫌疑他既好詩酒叫他必來碧桃遂去碩娘見而問曰姐今日甚風吹到此碧桃曰奉大娘之命因今夜有月請姑娘去賞月飲酒吟詩奴說姑娘不肯來不必去請大娘說一定來今來請姑娘敢去不敢去碩娘問曰余先生可在否碧桃曰午飯後回去了碩娘曰他不在與誰作詩碧桃曰只自作碩娘曰沒人和無趣碧桃聞之愈喜即曰姑娘肯取奴即去叫余先生來陪好否碩娘曰若有人唱和方好碧桃曰姑娘隨口答應只怕不去騙奴如果肯去可取一東西作憑據方放心奴早去備辦酒餚叫余先生莫過位等候碩娘曰可以隨於簪上拔一條銀簪遞與之碧桃喜接而去飛瓊至問碧桃來此何事碩娘曰事諧矣因去念古詩撥之便遣碧桃來叫今夜去作詩飲酒賞月他料奴不敢去誰知墜我調虎離山之計也只是去時吾姐須相隨如赴臨江之會勿墜周璇術中諒他無甚妙計不過藉以藥入酒姐姐先去探訪料他必用鴛鴦瓶盛酒一個有藥須暗裏抽換與伊自斟自食自

醉自倒那時來粧點作爲矣飛瓊曰有愚姐在暗護可保無虞吾妹肩上有愚姐按住酒卽管食如手無按乃入內查訪須持防也二人議定不覺天晚碧桃來催請遂去至丁氏房中余豐在便問表兄在此耶余豐曰因家中有事剛回去聞表妹相招作詩顧不得有事趕來相陪領教傾娘曰敢向雷門前打布鼓耶余豐曰豈敢丁氏曰都是一家人連時講套文話今先作詩先飲酒傾娘曰一進來便與表兄說話未曾與舅母姐姐道謝今同表兄先來作詩好麼余豐曰亦可就請表妹先作傾娘曰表兄至此作主人須先作余豐曰不論主客作詩以快爲妙卽以月爲題余豐寫曰

一枝丹桂月中開

漫道無人折得來

縱使佛心堅似鐵

亦能勸得上蓮臺

傾娘看了暗思果色胆如天直言無忌亦寫四句還覆之余豐取看乃吟曰

廣寒宮殿豈常開

燕雀安能入得來

凡鳥去求凡鳥侶

不容飛上玉霄臺

余豐看了曰妹真捷才一筆成文那月殿燕雀不能入惟表兄能入之傾娘曰由何路而入余豐曰自有雲梯可入能拔折其桂傾娘曰只是空想余豐曰今夜必折傾娘曰今夜恐跌折表兄之脚妄想呢余豐曰不至不至丁氏曰且漫相爭酒菜冷了快來食之碧桃捧進酒菜四人坐四向桌上斟了酒各飲傾娘覺肩上有手按放心飲了幾杯那余豐將兩脚由桌下壓於傾娘腿上一半是傾娘手向脚底推一半是飛瓊把椅背拿倒卽刻仰面跌下傾娘笑曰何如脚踏斷了碧桃同丁氏扶余豐笑答曰此乃風流跌何妨丁氏嘗曰何用只急酒再酌斟來食傾娘曰從便余豐曰出一令再食碧桃曰奴與大娘不能休怪余豐曰可以隨口念曰用蓮花二字念曰

心裏車輪動

花下喜相連

只求甘露水

酒會並頭蓮

余豐講完飲酒一杯傾娘曰表妹乃先天二字念曰

有水難濯洗

無物不得天

萬惡淫爲首

百行孝爲先

傾娘亦飲一杯余豐聽傾娘之詩令多是譏刺他心中思想許久傾娘曰表兄何不接令思什麼余豐曰因思

慣看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思不了也碩娘不答丁氏曰菜冷了先食酒亦冷了叫碧桃去拿那二壺熱來換碧桃入內拿出二瓶熱酒一瓶遞與丁氏丁氏卽斟余豐與自己共碧桃杯中那碧桃熱瓶只斟碩娘杯中碩娘暗知此計因有手按住肩上也放心飲了半杯叫余豐先乾余豐乾了半杯亦請碩娘飲乾碩娘推量淺將丁氏酒瓶奪過斟滿遞余豐曰內灌之余豐曰妹有意兄怎敢不食卽乾一杯連灌三杯便軟在椅上不動碧桃欲灌碩娘叫娘曰不必灌自飲一杯亦要丁氏碧桃同乾二婦亦飲乾皆軟仆於桌上三個都醉倒了飛瓊隨出現曰可謂不辱君命今同妹去他父母房前姐由門縫入內開門與妹入之將他首飾偷來借爲驅虎之玄壇鞭遂同入李氏房將微粧中金釧耳環等物盡偷出將門直開至外將李氏房中首飾各物包一包存余豐懷內臉把墨塗烏先將碧桃頭上簪取回同抬二婦上床將余豐抬至頭進門邊放下進來滅去燈門反扃時姜柱在外房同戲旦直至門口大喊有賊決起來拿喊了便同飛瓊回至房內飛瓊遂說抽換藥酒之情節彼時進廚房那大小娼正在約二瓶內有暗號瓶底有字的是藥酒無字不是放在鼎中釀熟姐待他都去食酒便將空瓶將有字之藥酒來對換過那小娼進來拿出惟認有字之暗號怎知抽換今已中計了妹且去歇息姐再去探聽言訖去了却說姜柱在睡夢中聞喊賊卽爬起叫衆家人持燈照看見內外門大開至自己內房見一人臥於頭進驚異衆人卽將他拿住先打幾掌見其面烏碌碌如鬼不知何人懷中有物卽扯出見是首飾酒氣猶冲知是酒醉先把綢縛姜柱看首飾乃妻妾之物驚甚認其面似墨塗令各人將他洗淨認是余豐女婿不知何故卽令將案解起其首飾仍存其懷命各人走開囑看門蒼頭無拘束他俟其自醒時是何言說姜柱忿甚思阿定之言不誣其非姦卽盜明矣入問李氏睡熟說不知惟不見微粧內之首飾又驗諸女無酒面廚灶無火烟與內無干惟暗度之至天明余豐自醒睜眼見自臥在門口摸懷中有物取出看乃首飾驚甚不知昨夜因何臥此物又何來起來看皆無人惟蒼頭在門房向前問之蒼頭曰先生不知耶昨夜醉臥在此半夜有人喊賊四爺出查內外門大開見先生臥於地上以爲是賊塗面來竊余先生綢縛等天明

送官後洗去烏墨認是先生酒醉一家驚甚卽解綳縛大家走開皆說無臉見先生矣余將聞此自覺慚愧無地曰他無臉見我我還有臉見他耶退幾步立階下自思殺人不顧己謀佳人反中佳人之計分明被傾娘暗算那曉他足智多謀發醒我縱慾無厭將來難免不破欲調離我以免其禍我何嘗不知覺悟奈心不由己戲之無忌却被從中取事不知何術反被自迷塗臉藏賊作爲竊賊無顏相見不離而自離矣思忖半時意已暗決將首飾交與蒼頭曰此包暫寄在此我去就來言訖而去蒼頭知其去不來將首飾送入交還姜柱並說知應答之言姜柱曰去了便能隨問諸人擬其中必有人嫉妒將伊如此作弄使他自離並非自己行爲若無事情怎肯如是斷送之理耶遂寢而不言矣那丁氏同碧桃睡至天明亦醒共擬昨夜之事彷彿開外面拿一賊塗臉偷首飾洗去烏墨方認是余豐縛了卽解去今沒臉走去必不再來二婦驚甚遣碧桃偷問傾娘曰四人自食自醉隨後作賊被捉從何而知碧桃曰連丁氏共度不出以姜梁作鬼不願暗中作弄姜家自此淫風頓息傾娘謂飛瓊曰洗去穢濁乃吾姐之功也飛瓊曰是妹之智非姐之能吾妹度那花臉賊走何處去還敢來否傾娘曰那余豐家中有二兄皆讀書儒士那敢回家必走去他鄉隨跡藏形如何敢來待高車駟馬纔敢來矣飛瓊曰他將來有衣錦還鄉感吾妹再造之恩已果後來余豐至宋朝大振文風此時先走去福清黃蘗寺爲僧後還俗中進士爲廣東郡守衣錦還鄉來娶愛盈年已四十到任船遇風全眷覆沒於海此以彰淫報矣正是傾娘不就計中計余豐焉能人土人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卷分解

## 第一百二十四回

陳夫人插簪變異怪 梅柳奶堅心結成形

却說余豐縱淫好色却被傾娘以計就計遣離自悔妄爲逃去洗心後得衣錦還鄉皆傾娘所賜也此且不言再說潘玉真在外巡遊與人解了無數災難救若干性命行完便去並不出現揚功人皆以陳大奶香火顯聖都至臨水宮客謝洪恩陳大奶細查並非己爲敢受人酬謝飭人查之六娘查乃潘玉真所爲並訪其生前死

後之事回覆臨水奶悅甚令帶至談叙甚覺投合誼爲姊妹授以正法玉真本正氣所化再得閩山正法便神通廣大矣臨水夫人忽然心胆震動即時排卦推算係烏龍江有怪爲祟令玉真同六娘前往收除二人至福州烏龍江查之乃白刀魚長丈餘朝夕在江中興波作浪以駭行舟彼時渡江甚於過海卽白刀魚利害六娘化羅網調雷電不能收伏謂玉真曰自出山以來收降鬼怪如探囊取物何一魚只費事難捉惟他在於深波之中無通水犀難以取勝請大姐來收玉真曰通水犀惟妹有處借六娘問在何處玉真曰在羅源須遲幾日六娘喜曰有處借妙極不用數日憑姐在此防備其逃走妹卽去借化一道通天跨海之橋不過一時便至矣言訖拔頭上金釵化爲橋盾腰間手帕化爲橋梁頃刻成一座飛橋玉真登橋而香却說領娘以安內既清欲同飛瓊一處卽告諸舅曰西樓所借奉母之鬼妾甥女去代其伏伺姜松一家不敢不允卽命領娘上樓供奉領娘卽拜認下氏爲誼母朝夕談心那日飛瓊正說潘氏許久不來言猶未了玉真突至請了母安問此位是誰飛瓊曰母之誼女姜家之甥女領娘也玉真曰外美不知內如何飛瓊曰更美玉真曰更好今速將寶簪借憑姐去幹了一宗事回來漫漫說談下氏曰幹何事如此匆忙玉真曰趕去烏龍江收妖且待回來說知飛瓊卽於瓦縫中取出犀角簪玉真接去便香玉真仍由飛橋至烏龍江果不及一時辰六娘收了化橋之簪借玉真身存通水犀執劍躍入水那魚張牙舞爪奔來人魚相鬥玉真一劍斬其脊背鏗然有聲忽然變小墜於江底玉真追及江底撈起乃一條銀扁簪也遂卽出水六娘訝曰銀扁簪能變此魚怪便同回臨水宮獻出扁簪說知情由陳夫人取簪一看訝曰此簪乃我當年十六歲時去閩山學法至半路被長坑挨拔二鬼迷倒幸金甲神驅去俾免被迷恨甚拔此簪插土立誓法學成後必收除此二鬼後除了二鬼便忘記收此簪誰知乘春雷變化爲白刀魚爲害生靈此番若不是心自震動推算其害無所底止矣玉真曰此怪在水中興波作浪只驚行旅無害於人夫人曰雖如是然震驚商旅於心何忍物既能成精不可再留投於三昧燬之又問旣在水底何以收伏玉真告以借犀簪方能收之又問簪在否玉真答未還隨身取出夫人訝曰此簪我亦認得我當



年代闖王璣解袁廣智圍城之厄陳金鳳將此簪送我闖王又問我借去看驗將假的還我眞的存匿今落在誰家却被吾妹借來收精玉眞將飛瓊有簪之來歷述了一遍夫人曰不錯又問飛瓊之事玉眞又將飛瓊之實事說知夫人曰此女亦奇吾妹把他母安頓得所遂其孝養暮年可待其母百年之後亦引帶來爲姊妹可也此乃他致命之寶物可送還囑勿露人眼如再有奇女亦引至爲護法姊妹也玉眞回至羅源姜家樓上將簪交還飛瓊先問傾娘實事飛瓊將傾娘之才德說了一遍玉眞曰難得難得將來同引至臨水宮歸正果也亦將自己到臨水宮與夫人誼爲姊妹並收魚精之事說知遂同在樓上盤桓數日仍歸於臨水矣那烏龍江平靜後又有龜精爲祟後天師來收後有表明今先說福州北關外地方有二家半耕半讀一姓阮女名梅尋一姓馬女名柳枝六七歲時阮家有先生教讀二女同學堂讀書柳枝便不回去與梅尋寢食不離誼爲生死姊妹共聯句一詩

梅尋先起句云

前生未悉兩何爲

柳枝接曰

今世相逢死不離

梅尋又接云

魚水夫妻應不異

柳枝又接云

金蘭姊妹更稱奇

梅尋續云

心同堅玉焚難盡

柳枝對云

身共清冰涅不緇

梅尋又續云

但得靈光雙不昧

柳枝結云

千年萬載永追隨

二女之父兄見此詩驚甚以此二女貞烈恐將來不得其死魂仍相隨也二女至十八歲不肯嫁人欲結茅庵山上同去修真養性父兄亦無奈其何詎二家父兄相繼而亡王延政興兵將至討李恒義近鄰人家皆走阮馬二家一同挈眷而走李恒義聞報各關外百姓挈眷逃走即令將校查如老弱者婦女任他逃去若是青年雄壯之男子拿回爲兵北關外乃張顯李應帶兵追拿陸續解進阮馬二女之兄長在少壯之內並與他拿去因見二女甚美李張亦將他拿回爲妾諸人聽之自去二將進城辦完了公事一人分一個二女怎肯從之任打猶罵不住口各磨滅三日彼此皆曰容姊妹相見一面相從李張遂許之姊妹同在一處一見面即抱緊大

哭二將在旁問曰許汝見面了可願麼二女同罵曰蠚蝦蟆想食天鵝肉黃犬仔想食豆腐骨今惟一死將我尸首同埋一處罷了張李怒罵曰汝兩個不是結髮夫妻不過異姓姊妹把我看不上眼比作犬仔蝦蟆汝要死一堆我偏要汝各死一處令手下二人拖去後園燒死一人抬去前山活埋二女大罵曰二犬仔如此狠惡我姊妹生不能咬汝肉死必斷汝頭二將令將阮氏去活燒馬氏去活埋梅萼被燒死惟心一丸總不化家將因撥看有一物包住再撥現出天然一個玉美人高有四寸長其色潔白體態如活送與二將看之異甚相謂曰此是姐心結爲美人料妹心亦必結有可將活埋死的那一個亦來燒一定亦有令人將死的掘出來燒果心中亦不化亦結一玉美人一合再以水洗淨比良工巧匠更勝於琢其體態形狀如生二將喜甚時李恒義正訪尋奇珍異寶玩物古董進獻於南唐不吝厚價二將即將此一對玉美人獻與李恒義不敢實言只說是山石結精的因開山得之獻爲貢品恒義大悅以千金賞之又加二將官爵製木錦匣將此玉美人並排匣內實以絲棉塞固寫便表章卽令二將爲使赴南唐進獻並求保福州張李寶至金陵表章錦匣進殿恭獻唐主折看了表文卽開錦匣那里是玉美人乃二塊污血排連匣內蛆聚無數異臭不堪大怒曰你敢將此污穢之物假作玉美人進來侮弄卽查訊使者因何欺弄情由張顯李應猶辯實是眼見裝貯玉美人並非欺弄令自看匣中之污血二將纔驚訝無言唐主怒甚嚴刑究問二將難受始供二女之結心情由南唐王曰你二個惡深罪重被二女唆弄不知拿來弄孤今代二女報仇先斬汝二人後再興兵攻討恒義遂斬張李二使者行檄文飭知李恒義縱使殃民進污欺弄等罪遞至閩恒義接着驚甚喚至張李之家人查詢玉美人之出處家人不敢隱瞞直說二女之情節恒義始知二女慘死罵曰二賊殘暴更甚於王延翰活燒活埋又加開出重焚恨不得親殺之卽抄沒其家產特建一廟塑梅柳二像供奉封爲北山二夫人遠近聞此奇事不勝驚異或以二女不能報仇故變此物弄之進獻化爲污血借刀報之也其實是二女之堅心姊妹時刻不離一旦折開雖死其心不改姊妹之形妹結姊之形於心同放在匣又在一處兩心遂願而化去了再說二女死魂亦相隨同

至陰間閻君憐之不收人獄令自去投胎二魂投於梅柳樹與名相符又有形迹至家探望屋宇已燬兄去作兵諸嫂姪兒不知去向無家可歸隱於山中至設廟塑像即附之爲神矣有神廟便有人來祈禱亦施靈應惟求子嗣無從抱送遂有六個野婆神來投門下自稱能至百花橋抱送人間子嗣二夫人喜而納之以爲抱送婆官香烟亦盛謝神許願來往不絕人皆稱爲北山梅柳二夫人也野婆神那敢去百花橋抱送都是偵人家子女或出痘疹或驚風急症將魂魄搶奪存於山洞俟有人至神廟求嗣將洞內之孩魂送去投胎以顯靈異二夫人並不知情由以是百花橋抱來也所有是他抱送的男女不是殘疾便是夭折無一個成人故至今猶有人說野婆奶抱的之語也前曾去潘家李家抱子女之魂被潘玉真奪回即此野婆之神也正是有靈未繼作正法無術終須爲野神且看下文又說何事

梅萼先起句云

前生未悉兩何爲

柳枝接曰

今世相逢死不離

梅萼又接云

魚水夫妻應不異

柳枝又接曰

金蘭姊妹更稱奇

梅萼續云

心同堅玉焚難盡

柳枝對云

身共清水涅不縉

梅萼又續云

但得靈光雙不昧

柳枝結云

千年萬載永追隨

### 第一百二十五回 神女懲頑六位歸道 玉真投案九天褒封

却說潘玉真未死之前在山洞奪抱回被野婆神所洩之弟魂並帶諸童回來更有五男童無家可歸遂寄歐氏處後又將帶去姜家令五童唱歌驚之並捉猪犢鬼又寄交歐氏照管那歐氏是福州歐冶山之神女借歐爲姓隱現在歐冶山中（卽今城隍山也）十數年烏石山與石硤二女盤桓纔回管束那五童子不許遠去把姜家帶來猪犢鬼在嶺後逐日騎弄玩遊一日有一鄰人楊姓由山上經過突出一蛇咬傷脚肚人卽暈倒歐氏趕去打死蛇自取口沫塗其傷處隨手腫消人醒查問何家歐氏答非人乃此山之神女歐氏也言訖不見

楊姓感甚下山回去遍處稱揚冶山之慈悲神女如普陀大士貌更秀美此一傳人皆想慕未幾有一人在山邊小解立刻陽物腫脹人卽暈倒在地人至圍看或以毒蛇或以蜈蚣噴毒歐氏在旁曰皆不是快叫抱鴨來遲則無效旁有好事者臨近拿一鴨至令先取鴨沫塗於腫處又令將鴨放落地鴨一落地叢草中跳出一大青蛙前兩足後只一足望空躍逃而杳鴨退不養衆駭曰原來乃三肢蟾又問蟾乃神物何怕鴨耶歐氏曰縱神物總屬蛙類鴨專食蛙怎不怕耶今將鴨沫再塗頃刻腫毒消盡人盡甦矣再問歐氏便不見矣有幾人望前山尋之衆共曰莫不是楊某所說之神女也果然絕色內有感恩者有慕色者歐冶添無數遊人原來在早冶山甚大後來被人佔據今只一拳矣當日一傳有神女在山有五個豪貴子弟帶童攜酒遊玩冶山在歐冶亭聚飲內有放蕩之商姓者曰此山之神女美貌可喚他出來會會何如衆答曰汝又不是楚襄王怎能喚神女出來商姓曰我姓商卽楚襄王再世今作詩一首感之卽出來矣遂寫四句於白箋云

香風引到巫山來

十二峯頭無處猜

爲問當年雲雨事

仙妃何不下陽台

商姓寫完忽一陣大風將此詩紙吹入林中不見須臾又飄至衆共拾看乃另一詩共念曰

詩人休得大疎頑

莫把閩山作楚山

歐冶峯頭光不昧

龍精猶射斗牛間

衆看了驚異曰神與人言甚正不可造次商姓曰若我獨來已赴高唐之會矣今再寫一首看他怎答衆曰一之爲甚甚可再乎商不聽又寫曰

人多不便赴高唐

那是真心却楚王

巫岫冶山既有異

朝雲暮雨爲誰忙

寫畢自吟自得意忽然一陣怪風刮至亭內將杯盤一切掃覆滿地人皆跌倒惟那商姓被旋風捲作如車輪少然風定衆皆起立惟他不動看之原來被風吹鳩作一團衆驚甚皆指罵曰胆只大有敢兩次慢神調謔責罰之不差惟他家只有一子我們應代懇求神女遂同到林中揖拜而告曰懇神女懲戒他一次以爲後人榜樣再不敢褻慢姑念他獨子饒恕其罪復回原禮均感神恩於無既矣衆跪下禱一回正欲再求又起一陣大

風衆伏不敢動又將商姓吹捲一刻便定那商姓如夢初醒行動如常矣衆皆感謝令其自磕頭認罪共回去  
了自此無人敢至此遊玩且說野婆神依然奪抱人家子女潘玉真既得正法決意滅之四處尋訪陸續除去  
五個其一個跑走尾追至北山婆神投入廟內玉真迹追之梅柳二夫人出問潘氏指罵曰那野婆姐奪抱人  
間之子女原來是汝二野神使之耶二夫人答曰且息怒有甚緣故求說知卽當伏罪潘氏曰汝既受人間香  
火血食不能錫人以福反去絕人之嗣敢令野婆姐去奪人間之子女存於山洞二夫人訝曰並未曾令他去  
奪人間子女乃百花橋頭抱送的潘氏曰現有證據汝六個野婆姐被我殺了五個這一個回來可叫他出來  
證之二夫人叫侍從押出婆姐查問所抱之子女實從何來那婆姐見有實證在面前不敢隱瞞實供果是人  
間奪來二夫人驚甚又問曰汝原說是向百花橋抱送怎不去只去人間搶奪那婆神又供曰實不相瞞百花  
橋乃臨水派鄰夫人掌管抱送人間子嗣關防甚緊難以進抱只得俟人間患病之孩童抱去抵塞二夫人罵  
曰這豈不是取人腦救命得一人失一人耶誰知汝在外胡行亂作陷我得罪不輕隨向潘氏曰先容小神告  
明再定罪卽將自己之來歷出處至立廟被野婆瞞混等情訴了又曰今告明聽從作何處置了二夫人言訖  
同跪伏於地潘氏聞了曰原來亦有一番奇異應得立廟雙手扶起曰快請起不必行此大禮奴非別神將  
己之情節姓氏亦說知之又曰罪在此婆神但吾妹之失察咎亦難辭奴亦不敢擅擬待帶引去臨水聽大姐  
裁奪可乎二夫人曰此等仁慈大幸甚矣卽令婆姐先押去斬了留潘氏盤桓誼爲姊妹潘氏約另日再來帶  
引去臨水今先去一處再來遂辭二夫人至冶山歐氏迎接因見有新添山景問故歐氏說因救人出現說是  
此山之神女致惹浪子多事此來點撥山景作詩訓誡懲戒之方有此清靜潘氏曰吾姐諸都不說單說是神  
女那神女朝行雲暮行雨朝雲暮雨陽台之上叫人怎不來求雲雨若不早避將來難免有行人作吵來日可  
同去臨水宮皈依正法好麼歐氏甚喜卽問一向在何處潘氏將收魚精並斬野婆奶說知又曰那五童子何  
作歐氏曰常拘束不容他遠去只在嶺後騎猪犢玩耍潘氏曰將來亦並帶去臨水可也在於冶山盤桓數日

仍去別處矣再說許飛瓊母卜氏在西樓不覺十年曾碩娘之婿尚未回來迎娶那卜氏得病死於西樓之上飛瓊彼時因母死遂現出哀號碩娘如喪親娘姜家仍代成禮開喪一家男女都來弔祭始見許飛瓊容貌勝於從前並不疑他是鬼無甚害怕潘氏至一同相見不避亦共知其爲鬼也至七滿柩葬高山既畢三女商議欲同歸臨水宮許氏以碩娘乃凡體焉能歸得潘氏曰曾妹妹之臭皮囊猶不捨耶碩娘曰怎不捨惟求師造就之矣潘氏令許氏取帶犀角簪同去與姜家作謝言別並說欲帶碩娘同去緣由姜家不肯共曰去恐他夫婿回來娶無人怎處潘氏曰不與帶便能將碩娘照心胸一搭掌推倒後房去喝曰快去急把門倒拉掩閉同飛瓊走出頭門一家男女並送出頭門外二女便杳而不見矣衆回頭進內推開後房開進看碩娘僵死於地衆皆以被潘氏推跌死因知是鬼亦無法可追只得收殮入棺埋葬矣二位姊妹雖離姜家數步碩娘追至謂曰二個姊妹好不臭心把小妹推却自去歸真是何道理潘氏笑曰吾妹怎的追來碩娘曰姐將妹推跌房內暈倒一時便醒怎願的舅氏不肯即爬起由人縫攢出趕來潘氏曰吾妹來了那臭皮囊安在碩娘便低頭渾身相一匝亦笑曰原來離却臭皮囊既離了還顧他作甚今得同去臨水無碍矣碩娘既身輕如風共至北山帶梅柳二夫人又至歐冶山帶歐氏並五童子同至臨水只遺猪鬃鬼不帶後來人常見之故北勢地名猪鬃嶺舊迹猶存矣潘氏等至古田臨水龍源廟見陳夫人皆贊個個冰清玉潔所有梅柳夫人失察之咎免究一同誼爲姊妹同代人間救急扶危共十一姊妹五童發與金銀二舍人爲五方童子查報痘疹潘氏屈指十二年再至森羅殿自行報到再說前之烏碌鬼哀求勾差縱之不還陽間只要作鬼快活俟二十年再行到案自去放蕩游至人家迷一美女被六娘禁於甕內埋於十字街頭鬼在甕內不見天日甚屬鬱悶悔恨無及如度千年之久忽聞有掘地之聲問掘作何爲答曰閩王以建兵將至築堡防備之一面說一面掘忽响一聲甕破鬼即攢出方見天日喜甚正在伸腰拔骨將再往別處遊玩恰遇前原勾鬼卒尋至曰汝好不受用二十年無拘無束逍遙今期到快去到案鬼氣甚曰我餓死汝說飽死我鬱悶殺汝道說逍遙殺勾鬼問故烏碌鬼將

迷戀人間閨女被禁禁內實情告之勾鬼曰我作情放汝是汝不行正路自作自受怨誰耶遂押烏碌鬼到案森羅殿票到先稟明未曾還陽閻君問未曾還陽在陰間作甚鬼卒將他自說之事故之閻君怒曰不還陽世猶可有敢迷人之閨女罪不容誅也先發刀山去受苦再轉陽世爲牛以彰報應勾差故縱亦發懲究此案剛判完卽令押潘玉真上殿潘玉真適到那原勾差先發去當苦差期屆調回復役執票出殿便遇着問怎不待勾自來潘氏將未曾還陽之事故之原勾差驚曰未曾還陽又作惡事連累我耶潘氏曰無作惡事不至累汝勾差曰無累便好隨上殿那原勾差亦先稟明亦未曾還陽自行報到閻君曰纔一案未還陽在陰間作極惡之事今此案又未還陽作有甚惡事亦先稟明勾差曰已問他他說無作惡事閻君曰潘氏汝在陰間放蕩十二年所作甚事可實供來以應憑對簿潘氏將所作之事逐條訴說閻君令判官查對陰陽簿是否實事判官遂查各善事與口訴相符皆有各處城隍土地詳報在案閻君悅曰今日連判兩不還陽之案一薰一蕕惡者既誅善者宜獎欲將潘氏發轉極貴之輪迴潘氏曰小犯婦曾有詩自志有日在閻君殿前討一個永不超生自在鬼免落輪迴求天子諒之閻君曰汝平日好救出疹之孩童今卽申奏天庭請封保疹夫人先受冠誥遂至人間血食保赤俟天詔到日再行差送勾差免議潘氏卽領受官誥謝恩而出回至臨水宮告知諸姊妹喜之不勝陳夫人曰先前之五姊妹皆受過勅封毋庸再請今之六姊妹已封其一尙有歐曾阮許馬未受封可奏天庭亦請封誥命同沾恩光卽將五姊妹貞烈節行叙一表函陳夫人出銜名遣功曹賈達凌霄不數日天帝擬歐氏封治山夫人許飛瓊封犀角夫人以阮馬封梅柳二夫人曾氏封夫人閻君亦差送至天詔以潘氏爲保疹夫人各拜天恩供職矣潘夫人回至盧公庵會諸伯母等告知爲神因由皆不勝歡喜時玉清之子已長成矣又至潘墩母家那繼母目已雙瞽殘廢襁褓不堪二弟無所爲產業敗盡亦告以因由繼母羞愧無地自己痛恨前非二弟泣訴景况艱難問諸物既已賣盡父之手澤猶在否答曰惟書賣不值錢尙在夫人盡取出看好的亦已賣去只餘破的不全檢出一本乃父手集小兒脉訣書皮題云

屋大終能賣

金多總化塵

只存書一本

能教子孫貧

夫人指曰此不是父遺下至寶救吾弟之窮耶造化未盡賣還在檢出小兒疹之丹方教之藥飲湯頭危險逆三症酌減調劑曰姊在暗裏相助成功貧即轉富矣正是古今保赤方稱奶終始愛親故作神再說何事請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三十六回

祁氏款老年叫化婦

丐婆說早歲淫蕩金

却說疹媽潘氏夫人教導二弟疹科盡皆通曉挂招牌行醫有人請去卽應手而痊不數時家業重整矣又將繼母雙目調治復明始去行宮矣再回說前文查確與祁珍珠少年美貌皆被恒家婦女看上被誘後局銀作盤鏹去廣東告狀得報父仇珍珠之姊荷珠與查確爲妻祁氏因爲父剖心辯冤蒙刺史阻止奈刃尖已入寸許難醫好內心仍損一孔時常作痛生有二子長名謙次名讓得恒家抄產十分充足仍在白塔寺後居住一小童一小婢使喚一老嫗煮飯那日有一乞食婆來乞米祁氏令煮飯祁氏取米與之祁氏一見乞食婆便認得彼此說苦情不休祁氏出問何親祁氏答是姊妹祁氏曰既是至親可請進來飯食一頓漫漫來說在門口對說不像樣祁氏將那乞食婆邀入內時值午飯飯菜已便祁氏捧排上棹未有酒祁氏曰至親會叙無酒快去酒熱一瓶來祁氏又取出酒祁氏一同坐飲飲至中間祁氏問曰二位是何姊妹見面如此傷心祁氏答曰乃同室之姊妹姓樊氏因遭大難人亡家破姊妹各散一方今見遇着姐作乞食婆妹作煮飯媽想起當時同在夫家食不盡珍饈穿不盡羅綺因不愛惜過份故至此地步樊氏曰那時節一伙如是若能惜福安致燕窩作糟汁貢緞作柴燒祁氏曰汝到底夫君何姓作何官如此奢侈耶可說來祁氏不肯說祁氏曰汝我都是老人又無外人說之何妨樊氏曰汝找到此地步還存什麼蒙相公娘不棄酒飯賞我們猶親身來陪不說是不識抬舉而況不是汝我二人行爲亦是這一起小娼所作也說出通氣有何不可祁氏曰有理說出纔曉得二



位是經過富貴之人自然另眼看待時二婦皆有醉意邢氏曰姐去說奴說恐不清楚樊氏曰既遇江洲白司馬敢將幽怨訴琵琶邢氏笑曰原來亦曉得文墨果是大家之子女不錯樊氏嘆口氣曰奴姊妹二人雖落下流頗知文墨祈勿見笑奴二人乃中亭街恒盛同室小妾夫主名恒盛開一綢行鮮鹹魚貨以及山珍海錯皆歸行內發賣嫡妻早喪無子唯奴二人各生一男一女男已娶女亦已及笄都結了姻二婿外出未娶因家夫年邁一子默戀一子殘疾常在外掌管行務少入內室六人無聊共看傳奇小說二女看西廂惹動春心得桃花之症次日值夫壽辰召雙珠班來家中演唱連作三日六人都在簾內觀看班中諸脚色皆平常即小旦亦不甚美惟一生名珍珠人極齊整作戲又好四姑娘稱贊不住尾日作一出張生會鶯鶯珍珠扮張生作出那風流情趣比書中更情十倍不獨姑娘看之神痴魂蕩奴姊妹亦覺意動心搖至戲完歸房第二女症上加症二媳眠食無心奴問怎的繫不住心猿意馬共答怎當的臨去秋波那一轉即使鐵石人亦意惹情牽第二女日重一日醫藥無效共相密議令泮婦王媽夜去引誘珍珠由後房入內騙以員外在房說話俟他來奴即拖他到第二女房中與他密語有兩個鶯鶯待汝怕他走去硬推他入房中退出閉門次日奴姊妹同去第二女房中珍珠已無去第二女起床病愈問之始知被二媳天未大明便至敲門詐言父兄欲來觀病快將珍珠交他引避第二女將珍珠交與二媳帶去匿存自己房中作雙龍搶珠矣連好三夜奴思他內無乾糧怎過三日遂哄他開門二媳怕送他回去不肯開門奴再三立誓留與衆樂不要獨樂二媳始肯開門入內查看所食何物原來將供神之銅爐銅瓶爵將耳拗去壓灶底作灶羅盆作灶壓貢綴剪碎作柴燒煮燕窩後房有老酒紅糟作汁與照料大花瓶之水來煎茶始知三日皆以燕窩當飯不知用去多少二媳遂議六人照次輪上下更過而復始不敢遣婢媼捧飯入來共自出去同殮惟供給珍珠一人另置小鍋等物皆備在樓上惟柴難入小灶仍以綢緞爲新肥甘不離口奈一身難抵六榻而形容漸瘦矣至兩月枯焦如餓鬼那日行中令一曲婦婆來取物上撞着他以爲鬼衆共說是鬼來討命父子聞知亦恐即作普度尾日又演戲謝神奴六個又在看戲